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Readings of Shakespeare

刘小枫 甘阳◎主编



[美]保罗·坎托 Paul A. Cantor ◎著

莎士比亚的罗马

共和国与帝国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张霄◎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Readings of Shakespeare

刘小枫 甘阳◎主编



# 莎士比亚的罗马

——共和国与帝国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美]保罗·坎托 Paul A. Cantor | 著

张霄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 / (美) 保罗·坎托 (Paul A. Cantor) 著；张霄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8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ISBN 978-7-5222-0115-3

I. ①莎… II. ①保… ②张… III. ①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73731 号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 1976 by Paul A. Cantor.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 2017 by Paul A. Cantor.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6025 号

## 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

---

作 者 [美] 保罗·坎托

译 者 张 霄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2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 64663331 (转) 网址：www.hxph.com.cn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蒲衣子资助项目

## “莎士比亚绎读”出版说明

据译界前辈戈宝权查考,1856年,英籍传教士慕威廉翻译出版《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院印行),国人首次得知西域有个名叫“舌克斯毕”的伊丽莎白皇朝文人——“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则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不久,英籍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版)详细介绍了莎士比亚——其时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改制压力。清末新政时期,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出版(1904,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革命党人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之后不久,初版的《辞源》(1915)已列入“莎士比”词条;随后不久,林纾出版了以文言小说体翻译的莎剧四卷(1916)……“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翻译莎剧成为我国新派文人的最爱,1930年,经胡适之倡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成立了“莎剧全集翻译会”……据统计,自三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中一直位居榜首,有的剧作译本达上百种之多——第二共和前期(1949—1960)出版的莎剧译本已达44种,印数44万余册。

不过,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绝世名优,长于诗词”的层次,距离林纾所谓莎氏“立义遣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看法相去并不太远。莎士比亚不仅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也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哲人之一。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

## 2 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

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变，却鲜有人看到，莎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哲学财富。晚近三十年，我们的莎剧全译本有了令人欣喜的臻进，但我们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理解仍然没有起步。

西方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很多，绝非无书可译。“莎士比亚绎读”系列或采译西人专著和相关文集，或委托青年才俊编译专题文萃，以期增进汉语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品质的认识。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年6月

# 目 录

再版前言 .....	1
初版序言 .....	4
致谢 .....	19
导言 莎士比亚的罗马性 .....	21

## 第一部分 《科利奥兰纳斯》

第一章 共和国政制 .....	57
第二章 没有统治者的城邦 .....	81
第三章 没有城邦的人 .....	105

## 第二部分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第四章 帝国的政治 .....	137
第五章 爱欲的释放 .....	169
第六章 爱情与僭政 .....	202
索引 .....	231

## 再版前言

[3]当芝加哥大学决定重版我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以配合他们出版我的新书《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古典世界的暮光》(*Shakespeare's Roman Trilogy: The Twilight of the Ancient World*)时，我感到很高兴。长久以来，我都渴望对这本早期的著作做个修订，以便增添我在这些年间发展出的新观点。最终，我意识到，恰当的解决方法是，就这一主题写一本全新的书。既然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就完全以此书的1976年版本重版了《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我的新书，使我有机会修订我在更早的那本著作中所说的一切，并详细地阐释，自我写完《莎士比亚的罗马》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对《科利奥兰纳斯》《裘利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产生的新想法。我希望，第一次阅读《莎士比亚的罗马》的读者，会获得转向《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的动力，以便看到我对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中的三部的进一步反思。同样地，对《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的阅读，将让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罗马》有新的认识，特别是，这会给我在此书“爱欲的释放”一章中的讨论以新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导言中，我解释了这两部书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了新书在哪些方面标志着对旧书的超越。《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或许是本范围更广的著作，但由于《莎士比亚的罗马》[4]聚焦在《科利奥兰纳斯》和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上，它使我得以按照莎士比亚的描绘，更深入地分析共和国与帝国的独特世界。在这本书中，我弄清楚了共和国与帝国政制如何运行的细节，并且，我也更多地使用了那种人物分析的方法，这是大多数研究罗马剧的典型方式，例如，我以未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中使用的方式，探讨了科利奥兰纳斯的骄傲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情。这两部著作相互补充，以不同的视角着眼于相同的问题。莎士比亚的天赋传奇般地用之不竭，即便有着两本书的篇幅，我也不能说，这就是在谈到罗马剧时所有可以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两本书共同阐明了莎士比亚成就的核心层面，特别是其政治的维度。

回到在我写作《莎士比亚的罗马》时的 20 世纪 70 年代，那时我感到，需要证明以政治的方式解读莎士比亚罗马剧的正确性。毕竟，在新批评的余晖中，当时的人们仍然在书写罗马剧中的意象模式，并将它们视作抒情诗歌。结果，《莎士比亚的罗马》构成了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始于 70 年代的部分剧变，它将政治问题带到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前沿。特别是，这部书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莎士比亚”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产生于阿尔维斯 (John Alvis) 和韦斯特 (Thomas West) 编辑并于 1981 年面世的同名书目——的一个早期例证。我认为，应将莎士比亚归入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待罗马的悠久传统中。据此，我在两部书中，以比通常更广阔与更哲学的语境研究了莎士比亚的罗马。为了理解古典城邦 (the polis) 的特殊本质，我返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为了具体分析罗马的政制，我引证了波里比乌斯和普鲁塔克。我也借助了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理解，或许这一理解对莎士比亚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它是对理解罗马历史对于现代世界而言的更大重

要性[5]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中,我阐释了罗马剧的哲学背景,以便理解更清晰、更完整的莎士比亚的罗马。在这本新书中,我甚至将关于罗马的对话延伸到莎士比亚和其他思想家之间,包括莎士比亚本不可能读到,但在许多方面莎士比亚都走在他们前面的那些人——例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和尼采这些哲学家。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罗马从古到今一直是政治理论的核心。罗马的历史被证明是理解诸共和国和诸帝国差异的关键之处,因此,更普遍的是,它是将政制作为人类生活中的构形动因(formative agent)来研究的关键。正如我在《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导言中所解释的,莎士比亚加入了一个悠久而著名的传统,即从政治层面而言,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为优异。

随着更多地研究罗马剧,我愈加确信,就深度与广度而言,莎士比亚对罗马的思考可以与任何曾探讨过这一主题的人相媲美。我希望,《莎士比亚的罗马》和《莎士比亚的罗马三联剧》可以共同证实这一主张。我反复重回到罗马剧这里,一直试图推进我们对莎士比亚与罗马的理解。

这次重版使我得以更正初版致谢中的重大遗漏。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编辑让我不要提及他,但在此版权移交之际,我相信,我现在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肯德勒(Bernhard Kendler)坚定的支持与慷慨的鼓励,这本书就不会出版。

## 初版序言

### —

[7]这部对《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研究基于一个设想,即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罗马与莎士比亚的机会。虽然这一假设似乎并无什么害处,但它与对罗马剧最常见的批评态度相抵牾。自从本·琼生开始,质疑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就成了一种时尚,甚至有人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罗马人只是改头换面的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sup>①</sup>然而,这一观点似乎并非来自对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的实际研究,而是采用了一种批评的假设形式。出于种种原因,评论家们从一开始就假设,罗马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至多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种意见认为,莎士比亚关注普遍的人类天性,因此不关心一个给定的角色是罗马人还是英国人。萨缪尔·约翰逊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的经典表达如下:

他的故事需要罗马人……但他所想只是人……一位诗人会忽视国家或身份这些不重要的区别,正如一位画家只要对人

---

<sup>①</sup> 歌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发言人,虽然他只是顺带提了一下。Johann Peter Eckermann, *Conversation with Goethe*, January 31, 1827.

物满意就可以忽略衣服的褶皱如何。<sup>①</sup>

还有一些评论家觉得,莎士比亚作为诗人,不可能对政治这样缺乏诗意的主题感兴趣,因此他自己不可能直接关注如罗马这样政治的主题。<sup>②</sup> 又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作为[8]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已经距离罗马的时代过于遥远,因此他无法正确地理解罗马,<sup>③</sup> 也因此,任何对他笔下罗马的研究都只是对故纸堆感兴趣。

无需详细地评论这些立场,我们或许可以指出,每一种立场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失于武断。约翰逊称,莎士比亚会忽视“国家或身份这些不重要的区别”,这个说法或许对,但我们是否能够不经研究就确信这些区别只是无关紧要? 只有毫无偏见地研究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我们才能评判莎士比亚的人物身上是否有本质上的罗马属性。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假定莎士比亚对于政治毫无兴趣,若带着这种观点来研究他的罗马剧,便是在审视主要证据之前就下了判断,而这样的判断一定有失公正。初见之下,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似乎处理了政治性很强的主题,它们也的确是莎士比亚政治性最强的悲剧。因此,只有在研究罗马剧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得到有关莎士比亚对政治的兴趣的一些合理结论。

① Samuel Johnson, *Wor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VII, 65-66.

② 如 John Palmer, *Political Character of Shakespeare* (London: Macmillan, 1945), pp. 308-309.

③ 有关声称《科利奥兰纳斯》中对普鲁塔克的违背“或许相当自然且在无意中表明了如下原因,莎士比亚不关心政体理论,而且他不能理解由作为身体的自由民统治的、自我管理的古典共同体理论”,见 M. W. MacCallum, *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and Their Background* (London: Macmillan, 1910), p. 513.

至于第三种观点，它作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有着所有历史主义立场的缺陷。如果我们先验地认为莎士比亚不能理解罗马，我们就永远不会足够认真地阅读他的罗马剧，并以此来评判他是否真对罗马有所洞见。要是从一开始就确信这里什么都没有，当然就很难找到任何东西。

简言之，对莎士比亚可能或不可能了解罗马作出任何理论上的假设，都让我们在阅读他的罗马剧时带着先有的偏见，从而不去留意他实际上如何描绘罗马。忽视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真实描绘，使我们对罗马剧的阅读产生了偏见。只有在一开始就承认有可能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的罗马剧获得对罗马的一些了解，一个批评家才会足够细心地去研究罗马剧，并发现它们可能展现了什么洞见。因此我希望，[9]这本书能重启有关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与理解的问题。我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研讨会会在新的维度上揭示出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的成就。

暂且尊重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这一探索方法的决定性优势可能就在于，它要求评论家自己尽可能多地理解罗马。缺乏关于罗马的知识会导致怎样的困难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例子。评论家们似乎对《科利奥兰纳斯》中描绘出的政府形式这一相对简单的问题争论不休：大多数评论家称《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是贵族制，但有些评论家谈及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好像它反而是民主制。<sup>①</sup>考虑到莎士比亚的罗马中有类似元老院或执政官这样的设置，罗马

---

<sup>①</sup> 参见 James Phillips, Jr, *The State in Shakespeare's Greek and Roman Pl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206: “民主制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得到尝试并存在缺陷。” Norman Rabkin, *Shakespeare an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 135, 谈到科利奥兰纳斯“在民主制中寻找一条接受公职的方法”。

政制好像确实立足于贵族制的原则；但如果我们也在其中看到护民官制度以及平民投票权，则罗马政制又好像是基于民主制原则。那些习惯性低估莎士比亚在政治方面的兴趣的评论家，或许会将这种显而易见的含混归咎于剧作家自身。他们或许会说，莎士比亚只是在有些关头把罗马描绘为贵族制，而在另一些关头把罗马描绘为民主制，而且他本人并不在意，甚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

但莎士比亚并非对罗马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像大多数对《科利奥兰纳斯》政治方面的讨论所假定的那样，只存在三种可能的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sup>①</sup>那么将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归类就确实很困难。但正如那些著书讨论古代问题的作家们所亲自指出的那样，不能将罗马共和国理解为一种单一政制的模式。政治理论家常将罗马共和国视作第四种政府形式的范例，即所谓混合体（mixed constitution）或混合政制（mixed regime），<sup>②</sup>它恰恰就包含着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描述的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就此而言，[10] 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知识显然胜过许多莎评

---

① 参见 Phillips, 页 104。

② 有关此类主题，参见 Kurt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混合政制思想源自亚里士多德，被希腊历史学家珀律比俄斯用于罗马，随后以不同形式成为马基雅维利分析罗马共和国的基础。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3b - 1294b；珀律比俄斯，《罗马兴志》，VI. 10 - 18，以及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I. ii。有关罗马剧中混合政制的相关观点，参 Clifford Chalmers Huffman, *Coriolanus in Context*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30 - 34。Huffman 的书研究混合政制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是在英国作家中非常重要且传播广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有关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诗人已了解混合政制的证据，参 Fulke Greville, *A Treatise of Monarchy*, 第 618 - 619 节，见 *The Remai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90。

家。我们越多阅读关于罗马的书，就越能意识到，莎士比亚如何准确把握到了罗马政制的本质属性以及罗马历史包含的核心问题。

当然，我一开始只能将这作为个人的阅读印象提出，我希望在探讨罗马剧的过程中运用文献来论证这一点。例如，我会在第一部分证明，理解混合政制如何运作，乃理解《科利奥兰纳斯》情节的根本。

## 二

阅读《科利奥兰纳斯》，我们十分需要理解罗马共和政制的细节，而要理解一个作为群组的罗马剧，则更需要意识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整体差异，因为在研究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时，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罗马。我们应该意识到，罗马帝国，这个有着举世无双的军事征服战果的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并未保留那些获取这些征服战果的政治原则。这原则首先是，罗马共和国重视鼓励其公民在战争中的英勇。“帝国”在比喻义和字面意义上都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牵制作用，带来的结果是，许多让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脱颖而出的特殊力量与美德，在帝国时期的罗马人中消失了或者至少开始衰弱下去。

在罗马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罗马人的存在大体上具有本质的公民性，因为罗马城邦为其公民提供了生活的焦点。然而，一旦罗马开始将征服的疆域扩展到意大利的边界之外，城邦本身就渐渐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失去中心地位。特别是军事指挥权时限的延长——它超过了最初的一年之限，使将领们得以在军队中培养<sup>[11]</sup>对他的个人忠诚，<sup>①</sup>再加上罗马公民权扩展到意大利的所有民族，

---

<sup>①</sup> 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Ⅲ. xxiv，以及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David Lowenthal 译，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页 91。

这些都破坏了城邦的首要地位。

孟德斯鸠写到第二个发展趋势：

随后，罗马不再是这样一个城邦——它的公民只有单一的精神，一种对自由单一的爱，与对僭政单一的憎恶。……一旦意大利的各民族都成了它的公民，每座城市就都为罗马带来它的天赋和特殊的利益，也带来对某些伟大的保护者的依赖。这个注意力分散的城邦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既然公民只是一种这样的虚构，既然他们不再共享同样的治安官、同样的城墙、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以及同样的墓穴，他们也就不再以同样的目光看待罗马，不再对这个国家怀有同等的爱，也不再具有罗马人的感情。（孟德斯鸠，页 92 - 93）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剧情发生在这些发展趋势产生很久之前，此时罗马的精神仍然完整；而另一方面，《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则发生在孟德斯鸠描述的变化产生很久之后，彼时罗马的精神已经完全败坏。

我们必须牢记共和国与帝国的这些差异，以便理解为什么在《科利奥兰纳斯》的世界与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世界中，做罗马人那么不同。《科利奥兰纳斯》描述了罗马的早期历史，此时罗马城的版图还没怎么超出其城墙的界限，《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故事则发生在罗马帝国鼎盛之时。生活在一个小的共和制城邦，对抗敌对的邻国，并且刚刚感受到城邦的强大，与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帝国领域中，没有其他可征服的领域，进而罗马成就的顶峰已经成为过去，二者显然完全不同。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差异，影响了《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背景、人